

而核，不虚美，不隐恶，不辞怨，进乎史矣。爰命剞劂刻成实录，上以备明诏之敷求，远以存异时之参考，亦庶几哉！杞宋无虞文献之不足征也。此今日修之之意欤！若曰言文而行远，诸君子固谦让未遑也，则吾岂敢。

万历二十五年三月知县金忠士

清顺治九年(1652年)序一

乐邑有志，自温陵张公始也。踵事而增华者，金公忠士其继也。二公不遗余力，寻坠绪于断篇散帙之中，然后洎地因革之势，幽岩邃壑之奇，以逮诸先哲规天条地、龙睇虎啸之概，灿陈几席间，赫赫若前日事。旁搜远绍，厥惟艰哉！

余辛卯承乏兹土，次征文献，询乐邑先后事宜，自一二博雅外，若与读上古书，谈先世事，意甚惑焉。越己酉距今只历四十余年所，乃已隐显晦明若此，倘沿及后，其为湮没勿传，可胜道耶？遂慨然与洎地人士实缡斯役。己酉以前文仍旧，后此缺略者补入之。序次将竟，因详往牒而有感焉。读洪忠宣《使金上母书》，精忠劲节，凛凛若生，不啻日星云汉昭回也；读《黔宁神道碑》，宏谟伟略，若置身金马碧鸡之间，想其英姿飒爽也；诵孝女饶娥文及许栗夫、程孝子传，精神磅礴，泣鬼惊神，百世而下，犹令人感慨唏嘘欲绝也。他如王时亨著捍边固圉之绩，马贵与聚璧府艺苑之成，皆以不世出之才而焜耀简册。余或以文显，或以节称，或以政事、隐逸著，哀声郡国，其人指不胜屈。

古邦之人文，诚无右于乐者。至宋，邑宰杨慈湖以象山嫡派肇开讲席，继起若程、吴、朱、王数君子，咸能潜探圣奥，优入理域。理学儒林，乐尤其最著也。独怪隆、万以还，云蒸雾变之士不多概见；而金石鼎钟之著述，亦约略焉仅传。卒令辑斯志者，多摭拾闻以从事，不无先后荣枯之叹矣。嗟乎！今之乐犹古之乐也，形胜舆图百世不易者也。上下数十年间，盛衰顿异，岂川岳灵粹之气，昔合而今分？抑极盛之余，有难为继者乎？语云：“不懈而及于古人，亦顾自主何如尔？取前贤而规之矩之，衣之服之。”洪、马、朱、王诸君子岂异人任哉！

兹幸大台辅范公济美沈籍，光腾桑梓，乐邑人士可以勃然而兴矣。抑犹有念者，他邑产货贿器用民杂，商贾贸迁，土产自五谷、蔬、果、六畜以外无长物，且壤连浮、德、婺之交，邮传杂役又屡见困矣，万一水旱不见恤，长吏不见保，惟有待而就尽耳。后之尹斯土者，稽食货、户口之盈缩，则宜恻然以抚；考民风、士习之厚薄，则宜蒸蒸然振以厉；详古官政之仁惠和悻，岁光俎豆，则宜高望远志以仿佛先哲之为人。余非其选也，而窃有望诸君子也。若夫鸿文弁首，上有大台辅范公缀辑遗篇，下藉里之耆彦，用是刺刺不能休，何为哉？斯役也，董其事者，时惟孝廉程君绍明、徐君应昂、王君道明，明经胡君士懿、吴君文营，太学生范生猷，弟子员李生日新、程生守默、李生英、王生德元、程生开燕、方生九臣，逸民叶氏联芳、陶氏之成、程氏延详，亶心校理，共襄不逮者也。例得备书。

顺治九年春正月知县王德明

清顺治九年序二

南条至饶，歛之交，峙为康山，流为洎水，灵秀所萃，爰启乐邑。乐之土衍以沃，乐之人文以介，乐之俗质以厚，其阨塞、户口、贡赋、人物之属，散见于历代史籍者不可胜述，然专志无闻焉。